



微明集讀後感

◎ 嘆愚

編按：忠恕學院高級部去年度閱讀吳靜宇老前人所著作的《微明集》，本文筆者為成全學系學長，體會書中字句後寫下心得，與讀者分享。

＊ 天道之要全在本性原心復活一點上。

眾生皆有佛性，只因迷昧不知其存在。

求道這件事，其實主要在兩個重點，第一是獲得「三寶心法」，第二是識得「自家本性」。但這只是前階段的「先得」，日後的「後修」工夫仍待我們去完成。

《清靜經》：「雖名得道，實無所得」，故吳老前人所言：「天道之要全在本性原心復活一點上」，此處「復活」二字不但說明了自性乃本自

具足，是天之所賦予我者，此外，它更是強調了「後修」工夫的重要。因為唯有真修實煉，才能讓這顆純善的佛性種子產生萌動，使我們的性、心、身合為一貫，進而推己及人，喚醒更多沉睡的本性；而這也正是上天要我們去度人成全的用意，更是這一期白陽弟子的使命。

＊ 《大學》最終目標，是道行天下之「明明德於天下」。易言之，是使天下人各明其「明德」，如是自然是無為而治的「天下平」。如果徒持「明明德於天下」之壯志，披荊斬棘的奔走天下，到頭來卻是徒具求道之名，而無修道之實時，則天下人還是無道，怎能「天下平」！

當我們「持『明明德於天下』之壯志」，遠走他鄉去開荒辦道時，是懷抱著一種己度度人的胸懷，但我們的內心必須是真誠地希望「使天下人各明其『明德』」，方不致落於數字上的追求。

求道是入門，是先讓我們明白自身有個光明的本性；但我們不得不承認，眾生雖具佛性，吾人之所作所為、所思所想，尚與「佛」有偌大的差距。此差距肇因於該「明」明德的動力還未充分地發用，所以必須藉由「後修」來達到圓滿之境，否則將如吳老前人在此所言：「徒具求道之名，而無修道之實。」

畢竟求道不等於修道，光求道沒修道，仍無法「身修」，並進而達到「天下平」。所以「度人」求道是讓新求道親知道自己身上有個佛性種子，而進一步的「成全」是引進新道親來道場參與班次，提供他們學道、修道的平台，值此同時，也能擁有了愿的機會，畢竟這一期的修道乃是「修辦合一」。

*** 天榜已經掛號，好好修道等著去報到就是了。**

求道當天的「天榜掛號」，不代表我們從此就落得輕鬆，倘若如此，

就把「生死大事」看作是輕如鴻毛的小事了。

「掛號」就好比我們向醫院或診所預約看診時間時要掛號一樣，如果我們沒有依時前往看診，我們仍舊無法從醫師那裡得到診斷、取得藥方，也無從得知我們在生活作息或飲食習慣上需要做哪些改善。

同樣的道理，在求道當日的「天榜掛號」之後，假使我們沒有接續來參班、聽道理，就很難發現自己脾氣、毛病的所在，沒有得到藥方，也無法醫治自己的脾氣、毛病。結果壞習慣依舊，脾氣、毛病仍在，如此當然也是造業不斷。最後，十年前求道的這個人與十年後的同一個人，若德性上沒有絲毫的增長，習性就會如同台語說的「整儼好好」，甚者，可能還沾染了更多的污濁之氣。

所以，如前所述「求道不等於修道」。也許我們這樣去思考，就更加容易明白這個意思了，倘若一位新道親只有求道那一天出現在中堂，從此便未曾見過他出來參班研究，也從來沒有在德行修養上下工夫，如此過了30年之後，我們豈能說這個人修道已經30年了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

吳老前人此處言：「天榜已經掛

號，好好修道等著去報到就是了。」明師指點我們回天這一條路，依此，我們還得靠自己的雙腿一步一步地走過去，而這也是前人輩們時常告誡、叮嚀我們的一句話——「以身示道，老實修行」。

＊ 當前要務，就是認性為真，認理為我，多行功了愿，今生事當前畢，死守善道就是了。

大道的殊勝，就是在於能「一世修一世成」。所謂的「一世」是以我們這個「形軀生命」作為分界點，因此把握當下這個「人身難得」是極為重要的，所謂的「死後有審判」、「蓋棺論定」便是印證了這個說法。

人生短短數十載，對於每個生命個體而言，都有個「當前要務」；而對修道人來說，要達到一世修一世成的目標，那更是要與時間賽跑了。吳老前人在此教導我們，懷抱此一志向的修道者，其當前要務就是「認性為真，認理為我，多行功了愿，今生事當前畢，死守善道就是了。」這番話提醒我們，因為生命有限，我們不但要把握當下，路還要走得正確。

＊ 一切物可以摻假，修道不能摻假，一切事可以作偽，行道不能作偽，或仁義實踐，或金剛

般若，或清淨無為，這些真理都是三教聖人經過考驗而確定下來的，豈容我們任由私意來玩弄，來篡改！

現今社會充斥著許多因為虛心假意、迷昧良心而衍生的諸多弊病，近日受到關注的食安問題即是一例。黑心商品的問題重點不在於商品本身，而是在於「心」，因為先有「黑心」才会有「黑心商品」。孟子曰：「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」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。性、心、身三者以「心」為主導之帥，心志一旦產生，便形成一股子氣，再由身體去實踐出來。所以心有所偏，產生出來的便不是剛正之氣，而最終就會出現偏差的行為。

所以修道可以說是一個時時刻刻在檢視自己的心的歷程。當我們起心動念，尚未將念頭付諸於實踐之前，良知良能就是我們第一道「安檢部門」，倘若「良心過不去」，就表示未通過檢驗，所以「食安」問題其實源自於「心安」問題，當我們的心受到私欲的影響與動盪，就無法安穩了，進而產生了危殆不安。

「真修實煉」也一樣的，必須通過過檢驗才算數。有一回，莊子拜訪魯哀公。哀公對莊子說：「我們魯國

有很多精通儒家學問的儒士，可是研究道家學說的人卻很少呢。」莊子反駁說：「不，您錯了。魯國的儒士也很少。」哀公聽了，很不服氣地說：「全魯國的人幾乎都穿儒士的服裝，你怎麼說儒士很少呢？」

莊子說：「我聽說，頭戴圓形帽的儒士，應該懂得天文；腳穿方頭鞋的儒士，應該精通地理；身上佩帶玉玦的儒士，應該善於處理事情，並有決斷的能力。不過依我看，真正有這些才學的人，未必穿著儒士的服裝；而穿了儒士服裝的人，卻不見得真正有這些才學。假如你不信我的話，那麼我建議您對全國發布一道命令：『凡是沒有具備儒士才學，而穿戴儒士服的人，一律判處死刑。』這樣，你就可以明白真相。」

魯哀公於是聽從莊子的建議，發布了這樣一道命令。5天以後，整個魯國境內，竟沒有人敢穿儒士的服裝。只有一位男子穿著儒士服裝，站在哀公的門前。哀公立刻召見他，問他許多有關國家大事的問題。這位男子果然學問很好，對哀公提出的種種問題，都真能精確地回答。莊子說：「這麼大一個魯國，卻只有一位真正的儒士，這樣怎麼可以說魯國有很多儒士呢？」

（出自《莊子·外篇·田子方》）

修道者多如牛毛，成道者少如牛角，捫心自問，我們是否已經是個能通過上天檢驗的真修實煉者呢？

＊故己之所悟即是「覺」，依「覺」而行即是修道，能與人共覺即是行道，即修即行原本是體用不分的一件事，怎能說待我修好再去行道！

＊天時不等人，船開不等客，我們要雙管齊下地即修即行，即行即修，更要以羅漢身現菩薩行。

大多數修行者的弊病就是「道學」勝過於「道行」，兩者難以並駕齊驅。

「道學」自是重要，且與根器有關。六祖大師雖不識字，僅是無意間聽聞他人唸誦《金剛經》，即可知其涵義。也就是說，其實六祖在聽聞《金剛經》之前，已具備上等根器，故有「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」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之說；所以六祖可以在得到明師印可之後，即修即行，隨緣說法。

無法否認，這與一般人學道而後行道有所差別。一般中根器者必需由「為學」入手，但時之一久，唯恐忘了「實踐」的重要性，所以我們要記住老前人生前的叮嚀：「不會的趕快學，學了要趕快做。」這其實就是吳

老前人在此所言及的「即修即行」。其原因之一也是在把握人身難得以及生命的有限性。吾人常言「蓋棺論定」、「死後有審判」，可見這個升降的分判是以吾人這個「形軀生命」作為分界點，如是，又豈容我們退縮不前、虛擲光陰呢？！

仍有少部份人認為，今生已求道、吃素，只要不做壞事，似乎便已足夠。但想想，如果今生只求個「獨善其身」，這樣的目標或許在紅陽時期，我們已經經歷過。紅陽時期度回兩億佛子，許多白陽修道士都極可能是乘愿而來，為的就是兼「善」天下。

所謂的兼善天下，簡單來說就是，不光求自己為「善」，而是期望天下人都是「善」，都能找回本有的良知良能。所以既然是一貫弟子，就不能忘記修道最後的宗旨是「冀世界為大同」。這是儒家推己及人的精神，也是吳老前人在此所說的「以羅漢身現菩薩行」。

※ 一棵樹由樹苗到長成，古時候怎麼栽培，現在還是一樣。倫常道德如孝悌等，古時是怎樣的實踐，現在也是不變。

所謂的「真理」，就是不會因為時間與空間的更迭而有所改變的道

理，修道亦然。大道普傳的殊勝在於「先得後修」，但這只是讓我們先識得修道的意義與目標所在，方不致盲修瞎煉。但我們往往只沉浸在享有「先得」的殊勝，而忽略了「後修」的重要性。

〈十條大愿〉的第一條和第二條就是要我們誠心抱守、實心懺悔（修煉）；其實，如果我們花點心思去體會，我們將會感受到所謂的〈十條大愿〉，其實僅有一條，那就是要我們拿出十足的誠心。試想，當我們誠心抱守、實心懺悔（修煉）之時，又豈會犯下後面那些匿道不現、欺師滅祖、藐視前人、不遵佛規、洩露天機……的過錯呢？

所以，「一棵樹由樹苗到長成，古時候怎麼栽培，現在還是一樣。倫常道德如孝悌等，古時是怎樣的實踐，現在也是不變。」這段話是告訴我們，修道沒有捷徑，因為大道無情，只有「德性」能助我們回家，就像〈我們的班歌〉裡所唱到的「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」。

後學覺得《微明集》自始至終要傳達的理念，不外乎真修實煉、以身示道、老實修行。書中字字珠璣，句句中肯，值得我們反覆閱讀，並謹記在心。